

2513 /4241 D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JAN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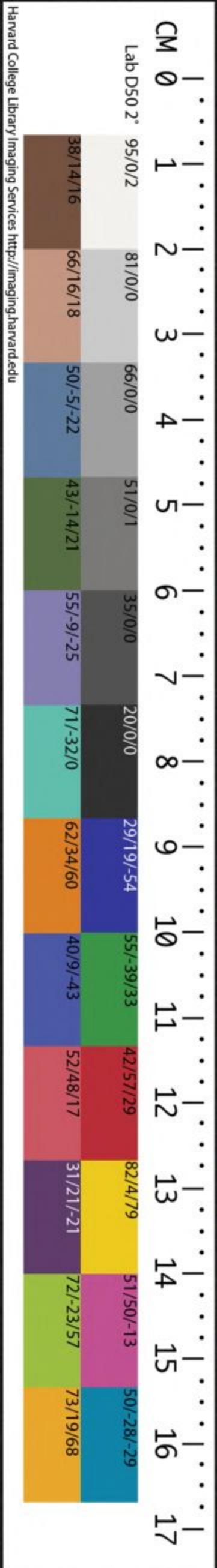
曹氏篡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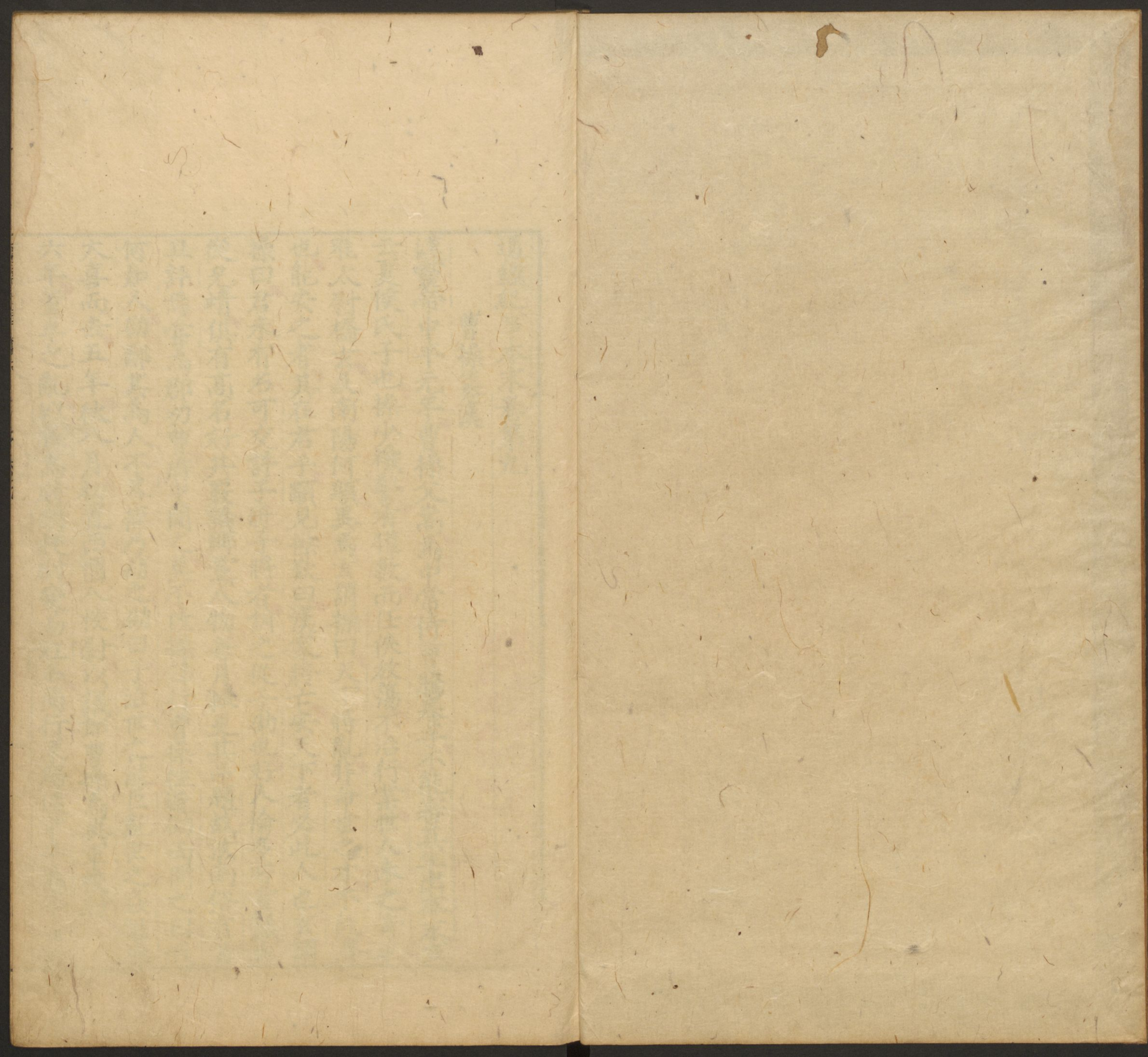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通鑑紀事本末

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顛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顛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為驍騎校尉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高麗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告功曹心知走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遼東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疆莫敢先進曹天之所啓乎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疆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

攻

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酸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執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楊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

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疆，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又

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怵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廣平祖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
及南陽許攸逢紀。穎川荀諝皆為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阜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統、固等十餘萬眾畧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統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曹操與項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事見黃中之亂

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

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冬十二月，曹操退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未為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乃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

若事有成，未為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乃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

記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催記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
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催記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
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記乃
厚加報各繇皓之曾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鄆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
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
連破之術走九江 夏曹操還軍定陶 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

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將守
陰平士卒利高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
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
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郟不能克
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
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
軍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
遂畧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
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
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
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
死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
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
將乘間為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眾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
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
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

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執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為兖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

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

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
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
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
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
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
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
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
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
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募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募人曰
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募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
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統

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
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
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九月操還鄆城
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
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
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
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兖州雖殘尚
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
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閏四月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

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

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譙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

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楊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正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犇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祖雋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

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咨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已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犇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懇，戊

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疆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負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灋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

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中平以來天下亂

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棊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宣威將軍賈詡往歸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涇水繡舉眾降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

羽雖疆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
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
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
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
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
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
待人而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
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
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
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
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瀟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
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

拘
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
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
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
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疆彼見山東方
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
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
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物料制繇至長安移書騰
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
天地以書召沛相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興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
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
能也 初袁術畏呂布為已害乃為子求婚布許之 夏五月袁術遣使
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為難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然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祇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

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平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所過虜畧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

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焉。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待，為疆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

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袁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

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又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宮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文理當自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繇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遥為之執

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牧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卯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

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為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

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四年春三月睦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

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勝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

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
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
江太守劉勲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廖瑋得傳國璽獻之袁紹既克公孫
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
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
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
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疆眾以伐曹
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
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
之策不在疆弱曹操灑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

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
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疆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
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
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
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
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
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
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疆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
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灑不整
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

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

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弱，又先與曹有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疆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楊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

後事。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灑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

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恩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疆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

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

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

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

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

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

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疆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擊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二月進

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

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畧
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
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
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
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
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
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
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
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
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
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

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
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
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
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
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
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
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
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
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
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
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
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

下紹雖疆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疆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負首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為汝破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彧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彧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濫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踧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柰何攸

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為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車牛馬刳唇舌以示紹

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眾聞紹在稍復歸之

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
迂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
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
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
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
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
兵疆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
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
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
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
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

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
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
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

破之

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吐血夏五月薨初

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
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
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
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
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

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灑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疆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

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疆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

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入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

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救辛毗

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三連年戰伐介冑生蟻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敵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媵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出犇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堙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秋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犇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

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

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畧取其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承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

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皆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軟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

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滎澗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滎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畧

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充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

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灑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顛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顛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脩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灣下澇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慮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

進而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慮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漸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前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

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為丞相 秋七月

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表病卒遂以琮為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

遂舉州降以節迎操 事見劉備據蜀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

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

書鄧羲為侍中荆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

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為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

為江夏太守 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

於操松為人短少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

而用之。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膈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

人皆惜之。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差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疆，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

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絃弓十，絃矢千，秬鬯一，白珪、瓚副焉。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

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魏以五官中郎將不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為王后。冬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

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絲絲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表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相靈之昏雷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太上難遂使乘輿

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灋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

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侍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
乃為壇於繁陽卒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
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
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
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
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
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
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
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秋八月孝獻
皇帝葬于禪陵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
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
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
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
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
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
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
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
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
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
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

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為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為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初丹陽人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表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收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

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大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戰慈亦得策兜鍪奮兩家兵

騎並各來赴於是辭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手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空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諍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昭策聞之歡

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相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奔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

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曷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

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只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壘以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

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三年冬

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貴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姦豫章也太史慈造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言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

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栢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

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
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
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
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拜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勲以表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
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彊僞卑辭以事勲
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
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
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
矣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了無所得時策引
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責輔將八千人屯彭

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
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
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資孫輔邀擊破之勲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
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復就攻勲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
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
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
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
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
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
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
如王會稽翻後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
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

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郢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歎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歎葛中迎策策謂歎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歎拜禮為上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圍

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首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

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此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相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

年少，寵踈，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從。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

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思亂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灑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紮繫石為砥，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紮，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晷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

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

豪威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爾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兒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爾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

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瀆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

千數操悉浮以泂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奉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

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替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

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二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

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父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父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

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塞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顧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中自託松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

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

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

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

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掾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

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

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

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

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

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

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

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

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踰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賊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

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兩水以入若流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竝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教至以為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執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我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

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此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火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執，遂得超度。賀齊卒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一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疆者。

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
 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
 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
 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
 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
 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
 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惠
 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惠不降罵羽羽殺之

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
 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

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魏王

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賤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
 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

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 事見吳蜀
 通 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

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秋八月孫權遣使

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
 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

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
 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

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

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與吳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願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貞，德合天地，敬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其臣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

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人城武昌。十一月，刑真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負負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

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奧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

長鳴鷄於吳。吳羣臣曰：荆楊二州自有常典魏所未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我豈忘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果。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露襟拍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歎遣侍中辛毗尚書栢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

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壽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繁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文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

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悉斷直詣休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諸將業業各有懼心相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

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相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相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臬，為泰等後援。相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相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貞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

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陜夏候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陜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復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

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後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賴

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官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

遷勛為治書執灑勛信之子也

夏五月戊申帝如譙

秋八月帝

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

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

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

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

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

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

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

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

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

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

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

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顧袁氏君

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

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

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

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

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

萬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

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池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遠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呼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

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穎之間自許以南

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

備以疆兵臨之其皆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

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

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

遣將蔡揚擊之為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

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則

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

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

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

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

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

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

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

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

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

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竝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葬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

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退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令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

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項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

歸孫權事見孫氏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

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剽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灋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

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歆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歆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

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遠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又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灋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

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賤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言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歎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琦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灋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掾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萊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

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

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琅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灑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灑灑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篡漢 秋七月丞相主

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

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二十二年冬十月灋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與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農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顯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

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歛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邵為軍主邵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策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千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

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

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捷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豈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為惜此舉動恐有恨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
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
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
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
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
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
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
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
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院

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
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
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
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
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
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
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
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
為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常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
道德者為正邪則葛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
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
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秋立褒貶之灋撥亂世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
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
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
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
處之彼此鈎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
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
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
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
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
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
統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